



长满梯田的山

□ 朱珠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始建于元代，总面积20余万亩，石堰长度近万里，是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数百年以来，该系统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作物品种和环境友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022年，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涉县归来，我妈在朋友圈晒出一组照片，题名“南太行的生灵”，说实话，很打动我。其中一幅是晒秋图，依山而建的小屋子，满屋顶满院子的灿烂，玉米、谷子、花椒、辣椒、黄豆，好像把大地珍藏在家里。还有一幅是一头驴，驮着两只背篓，睁着湿漉漉的大眼睛，走在逼仄的胡同里，蹄子敲打石头路面，我仿佛能听到哒哒的蹄声。

太行山中的涉县王金庄，每家每户都在冬至给驴过生日，让驴吃一碗香喷喷的长寿面。

说起涉县，我妈有很多兴奋点，娲皇宫、清漳河、浊漳河、瓮岭……王金庄的石堰梯田更是让她兴奋不已。于是决定重返王金庄，再访石堰梯田。

从石家庄驱车到王金庄，正是盛夏，太行山最葳蕤的时节。路况比我想象的更为通达，核桃树、栗子树、花椒树交替在路边闪过。零碎的梯田不时亮个相，一个拐弯后，出现一座座“长”满梯田的山。从山谷开始，螺旋状依次往上，一层一层，都是梯田，仿佛盛满庄稼的绿色海洋。石堰上长着粗大的柿子树，远远看去，梯田里玉米和谷子交相错杂，还有大豆、红薯。

我妈故意卖个关子，指着梯田一头的石头建筑问我，猜猜这是什么？顶是圆拱形的，没窗户，不像石屋，也不像坟，难道是庙？也不像，它好像有一定的规律，每隔几层梯田肯定出现。

“先有庵，后有田。”这个庵，不是尼姑庵的庵，是指小型石屋。几百年前的王金庄人为了活命，向山要粮。那时候，这里都是荒山野岭，没有路，庄里人牵着驴，驮着锤子、铁钎、铁锨，背着锅碗，走进大山里。他们先用石头堆砌庵，住在里面，抵御风寒和野

兽，然后一锤一锤，用汗水和石头垒砌一层层梯田。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王金庄人把自己活成了“愚公”，生命不息，移山不止。世世代代，方形成这规模浩大的梯田。

我们走进一块梯田，它在一条沟沿上。那些石头像睡熟的士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数百年沧桑，它们把自己睡成了风景。梯田里是一片土豆，正举着绿叶，擎着白色花。梯田的堰距离地面足有两米，田边长着一棵杜梨树，杜梨像调皮的孩子，藏在树叶里，等待秋天成熟。

从观景广场望去，左侧是一山连一山的梯田，弯弯曲曲，连绵不断，长满玉米、谷子、花椒、核桃、松柏，夹杂着庵。右侧山岩上书“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几个大红色字，还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图标和文字，下面则是涉县梯田四季美景图。

靠近被黄花和蛇莓簇拥的庵，历经岁月沧桑的石头庵，十平方米大小，能睡俩人，庵旁边的梯田里还有尚未干透的驴粪。我们站在庵旁抬头看去，梯田上，层层叠叠的梯田。山有多高，梯田就有多高，一圈一圈，指纹一般，绕山而筑，好像山上长出来的。太阳正照在梯田上，五谷迎风生长。茂盛的树和庄稼，就那么和谐地共生着，仿佛要回报勤劳的梯田缔造者。

一层一层的梯田里都有标签。这是传统农作物的种子基地，收集有170多个品种的农作物种子，故而王金庄又被称为“种子银行”。这些传统种子能够幸存下来，梯田功不可没。走走停停，不觉在梯田里消磨了整个下午。夕阳挂在太行山巅，余晖映照梯田，树影摇曳，满山金灿灿。

树之以桑

□ 吕峰

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历史上，黄河主流两次流经夏津，改道后留下了30万亩沙河地，称之为“黄河故道”。人们为抑制风沙、促进农业生产而植桑造林，鼎盛时期种植面积达5000多公顷，现留存400多公顷，是中国现存树龄最高、规模最大的古桑树群。该系统集农、林、牧于一体，具有防治风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利用、农业景观维持等多功能价值，见证了中国农桑文明发展。2018年，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在山东夏津的黄河故道，生长着一棵又一棵老桑树，它们在故道边葳蕤蓬勃，在时间深处摇曳生姿，成了农桑文明的历史见证。

桑树自古即与人的衣、食、住、用关系密切。桑叶可养蚕，桑果可食用、酿酒，树干及枝条可制造器具，树皮可造纸，一棵桑树可给人提供无数的庇护。《孟子》曾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古时，有五亩桑林，即可养蚕、缫丝、织帛。在古桑群落，面对一棵又一棵古老却又充满勃勃生命力的桑树，我像阿里巴巴闯进了宝库，满眼满心都是欢喜。

走进古桑树园，只见桑树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相互依偎，相互守卫。十年、百年、千年，它们将根深深扎入土里，汲取养分，在这一方天地中顽强地生存在着，繁衍着、美丽着；任四季流转，任光阴老去，以静默、以不屈、

以桀骜站成一道美丽的风景。

夏津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为赵、齐、晋会盟之要津，黄河主流、支流亦多次流经此地。历史一步步走远了，古黄河在夏津大地留下了广袤的沙荒地。沙地不宜稼禾，夏津人便选择了根系发达、防风固沙的桑树。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注定这种古老的植物在这片土地上扎根、葳蕤，滋润、庇护这方土地上的人。

正是桑葚成熟季，我被满眼、满树的桑葚震撼了。桑葚有两种，一种黑紫色，一种青白色，皆绵软香甜。摘一颗熟透的桑葚放入嘴里，轻轻一抿，汁水即流满口腔。那香甜的味道，那软糯的感觉，霎时浸满全身，惬意极了。

在夏津，一颗小小的桑葚有着百般变换的滋味。桑葚做成的蜜色泽透明，风味清甜，且带有鲜美的幽香。桑葚亦可做成果酱，醇醇稠稠的，如调了色的胭脂，可用来冲水喝。舀两勺桑葚酱放进一杯开水里，杯子逐渐变成浅红、绯红、深红、酱紫，让人不忍心一口喝下。

《诗经·小雅·小弁》中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树亦是家园的象征，它生长在每个夏津人的心坎上，骨髓中、血液里。沧桑而不老的古桑树亦记录了夏津大地的生与死、悲与欢、苦与痛、哭与笑，一辈辈人烟，一桩桩往事如同河流之水，无声无息地流向大海，不见踪迹。对漂泊在外的夏津人来说，不见踪迹。对漂泊在外的夏津人来说，桑葚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把酒话桑麻”则是美好、温馨的向往。

出发，去夏营地！

□ 行草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该系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等多样的生态景观，是我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产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脆弱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当地牧民现今依旧坚持传统游牧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到保护，水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牧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得到保障。2022年，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提起草原，人们想到的通常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策马扬鞭，是“敖包相会”。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有一块辽阔的天然草场，这里沿着传统的游牧习惯，形成一个蒙古族特色的草原游牧系统。

巴彦温都尔是蒙古语，“巴彦”是富饶之意，“温都尔”是高的意思，即富饶的高山草原。这里地处大兴安岭向蒙古高原过渡地带，由于山地抬升，海拔较高，不适合农作物生长，保留了大量天然牧场。远处群山起伏，山帽上有山杨、柞树分布，山坡上零星生长着灌木，接下来漫无边际的就是青青草原和起伏的草甸，其间流淌着九曲的河流。

草原是一样的草原。风过草海，牧草随风，无边的绿海上，草尖舞出一朵朵波浪。牛马羊俯首向着大地，白色的羊群、黑白花或黄白相间的牛群、甩着尾巴抽打蚊蝇的悠闲马群，是草原上的标配元素。蒙古包升起炊烟，很远处传来悠扬的长调。

那又是一样的草原。你见过浩浩荡荡行进的牛马羊大军吗？每年立夏一过，风调雨顺时节，牧草茂盛了，阿鲁科尔沁就开启一场盛大的迁徙。2000多户牧民、十多万头牲畜从冬营地出发，向着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外的夏营地集结。男人们开着卡车，车上装着接下来半年里要用的生活用品和饲料。女人们骑着摩托，有的还在赶勒勒车——反正牛羊也走不快，她们跟在牛群和羊群后面，偶尔归拢一下脱群掉队的牛羊。男人女人都是盛装打扮，穿上鲜艳的蒙古袍，扎上亮丽的红腰带。邻居们互相问候，牛羊们也亲亲热热地招呼着。很快各自分散开来，牛羊炸群，牧人们赶过来打开车灯，一照四野透亮，野兽偶尔响起的牛哞马嘶，各自走向远处的夏营地。

羊群浑圆着飘过，像风一样飘过的时候，会听到嚓嚓的吃草声。青草汁液的甜香飘在风里，让人也很不能伏在地上，尝尝草的味道。

马群侧着头扯草吃，嚓嚓，嚓嚓。

牛群走得不紧不慢。女主人扯开嗓门吼上几声，牛群便也紧走几步，踱步变成了小跑。

漫山遍野，铺天盖地，十多万头牲畜撒进草原，就像一大把珍珠撒进绿海。很快，草原又恢复了宁静。蒙古包上炊烟袅袅升起，远处传来悠扬的长调。

在辽阔的草原里，分布着多个夏营地。有位朋友曾经生活在这片草原。他说，几十年前进夏营地的时候，没有汽车，没有摩托，勒勒车是串在一起的。女主人在前面赶着第一辆勒勒车，上面放着全家最值钱的的东西和行李被褥，后面一辆接一辆的车上，装着锅碗瓢盆，装着晒干的牛粪。男人骑马追赶不安分的羊和马，圈回来和大军汇合。安营扎寨住下来以后，出去一次可难了，从前车马慢，物资也短缺，朋友曾向北打马跑了100公里，到兴安盟的科右中旗才买来畜牧盐。

现在，有些人家还有勒勒车，还是木制的车轮，连胶轮都不用。车上放着白铁皮箱，长方形，上面是圆拱状，焊得极严密，风吹不透，雨泼不进，防虫防鼠，里面装着家里人穿的衣服鞋袜，一天天就摆在蒙古包外面，就放在勒勒车上。

日子依旧是慢时光，是静时光。草原太安静了，除了风声、鸟叫声、羊的咩咩声、风力发电机的转动声，听不到别的声音。鹰在天空盘旋，把影子印在缓坡草原上。谁家的蒙古包里传来布仁巴雅尔的歌声：“一片草原雾随风游，一轮明月空中走。千里草原静悄悄，一座毡包孤零零的愁……”牛羊无圈，散放着，到了夜里自然聚堆，相挤着过夜。有狼，有一风吹草动，狗咬成一片，牛羊炸群，牧人们赶过来打开车灯，一照四野透亮，野兽忙不迭地逃遁。白天的牛羊也是散漫的，漫无目的地俯首在草原上，偶尔和邻居家的羊走进一团，混群了，一赶，各自散开，一时裹走的也都能及时调头，跟着自家羊群走回自家的方向。

草原不是过去的草原了。家家立



起了木杆，架起了小型的风力发电设备。讲究一点的年轻人，用上了太阳能发电板。小型的柴油发电机是必备的，来了客人，嗡嗡的发电机就响起来。不一会儿，大块的手把羊肉端上来，奶茶一碗碗盛起来，奶豆腐、乌日莫和炒米摆了一桌子。随着，就是大碗的酒，不落的歌。

草原里的每棵草都有名字，都有归属。按照载畜量计算，五亩草地养一只羊、一头牛，草是牛羊的。每一头牛羊都有主人，不是乌兰哈达夏营地的那日苏，就是宝日温都尔夏营地的巴根那，或者是塔林花夏营地的哈斯德力格尔，牛羊是牧人的。而每一个牧民，都归属于这片草原。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地方，也是他们珍惜和保护的地方。

前几年我来到这片草原时，草原中间只有车辆碾压自然形成的沙土路。听说后来公路修到了罕山林场，想向南往草原里修一条三米多宽的水泥路。牧民们商议后决定不在草原里修路。天然沙土路，春天返浆，雨天泥泞，可是牧民们宁肯自己不方便，也不让草原里拉进来水泥和沥青。牧民们保护草原不用监督，不用动员。家家的羊群里，养的全是温顺的绵羊。绵羊吃草一掠而过，草在雨和阳光里还会长长大大。山羊不行，山羊扒树皮、刨草根，草根裸露的地方，第二年就沙化了。谁家山羊，也是圈养，被圈起来的山羊望着漫坡

的羊群眼红得直叫。

一年又一年，日子就这样过去。春天草返青，禁牧期一过，眼见得水草丰美，牧民们就开始了大迁移。草原是要经历足够休息的，草不好，雨水差，就推迟去夏营地的时间。对草原，牧人们有的是耐心。秋天，草高云阔，开始打草。起伏的草浪变成一大捆一大捆的牧草，草原上满是草浆的甜香。牛羊回家，草捆装车，皮卡、越野车、三轮、四轮、牛车，牛群、羊群，又成了流动的河流，流向冬营地。一两天，三四天，最慢据说有走上七天的。喧嚣的河流淌过去，草原又恢复了宁静，又开始了漫长冬季的休养生息。

森林、湿地、草原、河流、泉水，一起守护着这些夏营地，守护着这片原生态草原游牧区。这里的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千百年的游牧文明也在这里和现代文明和谐相融。

草原深处开过来一辆皮卡。青格勒在车里喊，我去旗里，捎点啥？巴根那递上来早就写好的单子，十袋盐、几斤糖，还要个女式防晒服，大红的。过几天，哈斯德力格尔去看望在天山一中读书的女儿，路过时又喊，巴根那，我去旗里，捎啥不？

这里的草原跟我去过的其他草原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围栏。牛羊自由，风也自由，天辽阔，地辽阔，草辽阔，人心更辽阔。

鱼入稻花中

□ 赵佩蓉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是中国著名的“田鱼之乡”，早在1200多年前，当地居民就开始稻田养鱼，并传承至今。稻鱼共生系统根据生物学、生态学 and 生物防治等原理，综合水稻种植和田鱼养殖，使稻田内的水、杂草、水生动物、昆虫以及其他物质和能源为田鱼和水稻所利用。在该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提供氧气、吞食害虫等作用，以稻养鱼，以鱼促稻，生态互利，实现稻鱼双丰收。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认定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青田的盘山公路，有水蛇一样的腰身，从山脚盘绕到山顶。略拐个弯，一层层梯田跑进我的眼里，容我注视：一畦畦的秧苗仰脸沃土，将根往深扎，茎秆又自信地向上挺拔。正是初夏时节，稻禾爆发出与季节匹配的欲望和激情。它们的秆正在长粗，呈现蓬勃的英气，安静中藏着一股生机、一种力量。偌大的山野宛若平铺的绿笺，每一株稻禾都是落地生根的诗行。

此时，我置身在青田县龙现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的核心区块。这个山村处于奇云山缓坡的开阔地带。当天是薄阴天气，抬望眼，只见山间云雾缠绕。一团团的淡白雾气笼着群山，蒙着杂树，染出淡青色的氤氲。云雾骤然聚合，袅袅上升，徐徐飘移。青山犹着羽纱，隐了形体，粗棉线般的山脊线隐约可辨。就在出神之间，晓雾消散。薄阳从波浪般连结的山峰缺口斜射下来，呈现狭长的明亮。大块的光絮聚集成透亮的金属质感，群山淹没在蜜汁一般黏稠的光晕里。奇云之山，名副其实。

有山皆图画，无水不文章。村庄四面环山，只余一个出口。村口有元宝坳，平坑坳两个山谷，溪流奔泻而下，震响如雷。水随山折，跌宕成潭，曲折连环，人称十八潭。环绕整个村庄的溪，不甚宽，水亦不深，却有泉眼汨汨冒着泡。“哇，好多好多鱼呀！”“这条是金红色的呢……”沿着溪走，因为鱼群悠游，脊背踊跃，我们这些外乡人喜形于色。边上有马上点拨，未见村子叫龙现村吗？真龙现身的地方呢，啥稀奇事都不足怪。以龙命名，可以满足人们对五谷丰登平安吉祥的祈愿。该溪源自龙潭湖，唤为龙潭坑。

不过，神龙下凡只是传说，稻鱼

共生系统才是村里实打实的招牌。早在唐宋时期，当地先祖为了克服“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形劣势，逐级筑坎，垒石为田，引水灌溉，种植水稻。人类文明的进程，常有意外发生。潭中多滩石，潭鱼容易随水流触石而亡。偏偏有一群撞了大运的潭鱼误入稻田，从此患上温桑乡。鱼群殷勤，为水稻翻土；稻田慷慨，为鱼群供食。长期的耳鬓厮磨后，稻鱼两情相悦，形成亲密的共生关系。鱼群也忘不了，保持了鲤鱼的基本面目，只是头型变小，身体粗壮，人们便将这鲤鱼变种叫作“田鱼”。名字简俗，一点儿也不妨碍田鱼登上大雅之堂。清光绪《青田县志》有载：“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于稻田及圩池养之。”

田间种稻，稻田养鱼，是龙现村先民基本的生产方式，孕育出的农耕智慧，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力注脚。经过年深日久的试验改良，稻鱼共生的生态模式被科学知识和现代技术充实，掀开了新的篇章。四月暮春，村民先将稻田底部深翻土，再将田埂堆高夯实，安装好拦鱼栅，引水满田畴，还要用生石灰对水田进行消毒。插上秧苗十天左右，在盐水中洗过澡的鱼苗，争先恐后地奔赴稻田宽厚的怀抱。共存契约自觉形成，成员之间各司其职。刚入水的鱼苗焦急地寻找安身之处，水稻心甘情愿地奉献阴凉和丰富的有机物。鱼群承担起除虫除草的职责，它们的排泄物又给水稻提供天然肥料。阳光之下，稻禾郁郁葱葱，鱼鳞熠熠发亮。七月盛夏，深度合作继续推进。稻禾拔节吐翠，分蘖抽穗。田鱼在稻田中搅动，一方面促进水对肥料的吸收，一方面吞食稻花、昆虫，将身子养得短而胖。九月金秋，稻穗已经弯下，饱

满的谷粒闪烁诱人的光泽。田鱼呢，已经长成黑眼珠短嘴巴宽身子的丰腴姿态。农人思忖着，要放水水取了栅，准备抓鱼了。

如今，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越来越成熟。在村庄里行走，随处可见梯田高低错落，溪涧塘潢间杂其中，有稻有水皆有鱼。田鱼已经进入百姓的生活细节，成为文化标志。他们将田鱼吃出了新花样。在清蒸红烧的传统烹饪基础上，独辟蹊径，丰富了“饅蛄”“水晶”“切片”手法，开发出“稻鱼之恋”“金丝玉帛”等新菜品。在田鱼村农庄，我们遇到了一位花发老者。他自言是村里两栖人群中的一员，年轻时逃离家乡，一只脚踩在欧洲的大地上，携带石制产品，操着生硬的中式外语，在西班牙、意大利谈生意、置产业。在异乡，梦里全是“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的场景。老年以后，另一只脚终于回归故乡的大地。他以虔诚之心对待面前的一盆田鱼，郑重落箸，缓缓咀嚼。“每一个鳞片，都柔软韧滑。”他的眼中放出光亮，为我映照出“饭稻羹鱼”的怡然自适。鱼灯舞起来了，就在民俗文化馆

的空地上。火树银花不夜天，锣、鼓、钹、镲敲得震天响。人们举着箴条捆扎的鱼灯，组成浩浩荡荡的灯队。领队的手持长柄大红灯，红鲤鱼紧跟。凡是淡水鱼种类，你能想到的鱼灯，应有尽有。包着头巾、系着腰带的舞灯人，昂首阔步。舞鲤者时而小跑奔进，时而起伏跳跃；舞鲢者不停转动鱼腹；舞鳊者腰肢特别柔软，左右手交换，长长的泥鳅可以碰头摇曳……他们不断地调整队伍，变换出“春鱼戏水”“双鱼亲嘴”“二龙喷水”“鲤鱼抢珠”等复杂阵型，以此表达年年有余的喜悦和感恩。

偏远的村子热闹起来了。络绎不绝的人从遥远的城里来。他们从来没有尝过稻叶割在手上的痛，也没有尝过鱼嘴吮吸小腿的痒。风吹稻田，稻禾摇曳，他们会抚触一下茎叶，感受生命成长的律动。水起涟漪，田鱼往来，他们会俯身凝视，感受任意东西的自由。然后，他们坐在亭榭，美美地享受来自田鱼的馈赠。

稻壮鱼肥，应该是大自然的至美时刻吧。



本版插画 呱咕